



愉快地写作

□ 东方煜晓

现今社会，全民的文化素质一天天提高。只要谁乐意，谁就会轻而易举地鼓捣出几篇诗文来。写作不再是作家的专利，业已成为非作家群体的家常便饭。倘若再有不知趣的作者拿着几张样报去炫耀、自诩，岂止是一般的可笑？

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写作爱好者，我因为缺乏最基本的灵气和才气，始终没有自我推销的底气和勇气，自然也不敢奢望去当什么大家。所以，在文学创作上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但是，万不要认为我对文学不屑一顾，也不要认为我会对文学三心二意、朝三暮四；恰恰相反，文学的因子已生成我体内不可或缺细胞，激越在我难以割舍的情感之中。也许有人会问，你免了这么大圈子，却并没有言明为何写作？我的心里话：写作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体验过程中的一种愉悦。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写作看得太神圣、太崇高，这样你会感到很累，甚至身心疲惫。我常对自己说，世上不少你这位作家，没有你地球照样悠闲地自转和公转。同样，别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也别指望一篇东西就会改造世界、主宰灵魂。我总是认为，文学不仅具有教化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娱乐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与搓麻、跳舞、垂钓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从不另类的眼神斜视另类，也不希望不爱文学的人加入我们的社团。用一种平常的心态去平视文学，用一种游戏的感觉去感受写作，如此会使我“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更加自在而富有滋味。

爱上文学的人，往往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这是朋友杨君的话。是的，喜欢写作的人，初为兴趣使然，时间一长，便产生一种莫名的依赖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吸毒。可惜我不是心理学家，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个

中原因，我只是从表层上浮浅地懂得，其实这正是精神的逍遥。不是吗？在市场交换原则移进人际关系的背景下，在各种竞争日益激烈的前提下，也许只有通过写作可以找到心中的绿地，将情绪栖息于文字的行距间，任意驰骋，随意挥洒。天底下有比自由释放更为惬意的事吗？

当然，不是说作家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绝对不是。那些作品写出后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给看的所谓作家，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终因其不具有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而被读者嗤之以鼻。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一般作者，在构思一篇文章之前，首先得洗涤一下心灵，对思想进行一次净化、对情感进行一次纯化。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对自己负责；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由此来看，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

毫不掩饰地说，我在发表第一首小诗的时候，是带着很强的功利的。当时，我正在读初三，由于看到一篇介绍某位女作家读高中时就可以用稿费养活自己的文章而突发奇想，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实话说，现在我看重的已不是稿酬了。不过，也没把写稿挣钱看作是什么丑事。劳有所获，天经地义。如果时不时几个文友用稿费到小酒店撮上一顿，岂不快哉！对于个人创作的“前景预测”，我的想法都在梦里。那自然是虚幻的，美梦难以成真。但是，只要具备成功的可能，没有人会拒绝。

（东方煜晓：出版诗集、散文集多部，作品荣获中宣部、光明网、新华网、人民网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全国征文比赛“三等推荐”作品奖并在央视展播，获得安徽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野草芽，幼嫩细软，在风中。它们真能长成拐杖吗？

出了家门，穿过一条窄窄的小街，再往东去，就是后街了。后街没有青石小路，没有店铺，只有树丛和田野，以及稀疏的农家院落。

我们小镇很小，城乡之间仅隔着一一条街。那些不吃商品粮的农户，都住在后街。篱墙草顶的房屋，撒落在田野疏林之间，零散地，跟街道上明显不同。街道上的居民，屋挨屋，房连房，一字长蛇。

街上的孩子街头巷尾玩腻了，就到后街来。后街，泥巴路，两边长满了杂树。树上有知了，有蜻蜓，有牯牛，有七星瓢虫。灌木丛里有时还能找到野果子，野花也常有，但我们更喜欢的是野果，能入口都是我们最爱的。黑毛、小民、我，在林子里摘了满衣兜的冬青子，来喜和老定他们在路那头打橡树果子，橡树很高，要使长竹竿才能够着，我们几个年纪小，又是女孩子，橡子打不着，我们只摘冬青子。冬青子不能吃，但可以当弹子。趁人不注意，“嗖”一颗过去，正打在后脑勺。等那人扭过脸来，装一副无事人模样，手指着大树，假意正在说话，常常就蒙混过去了。打了人，又没被发现，便觉得赚了，心中好生喜悦。

老台家的篱笆边，长着许多野草芽，拔起来，根子弯弯的，像个小弯钩。邻居卢叔正好经过，看见几个小鬼手里的“宝贝”，他弯下高大的身躯，煞有介事地观察，完了得出结论：“唔，这是拐杖。”他迎着我们疑惑的眼神，再



2018年8月27日是学校召开开学会议的日子，在徒步去学校必经的护城河心桥上发生了惨案。远远的就见特警车开过来，一批特警人员朝河心桥快速奔跑。看来是出了大事，心中不免生出几许担忧。走进，便看到桥洞的河水里有一个五六岁大的男孩被两位中老年人扶坐在露出水面一点的石沿上，脸色惨白，惊恐的眼睛四处张望，应该是我救他的爷爷吧。可听旁边围观的人说，爷爷为了救孙子，沉到河底快半小时，应该是没救了……

一整天我的眼前都浮现着那个孩子惨白的脸，还有那无助、惊悚、惶恐的眼，他在用目光找爷爷，可是爷爷再也不能陪他护他爱他了。于是我以这孩子的口吻写下此文以告慰以死救孙的爷爷之在天之灵。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那个初秋的早晨，我六岁不到，天气已有些许凉意，可我依然觉得热燥，我吵着要去护城河心桥吹风看风景。正当壮年的父母忙着工作定然没有时间陪我，于是我爱我妈，自打我出生以来就把我当成肝宝贝、眼中宝玉的爷爷自然成了我最贴心的陪护。我骑着我的四轮自行车，得意地骑行在风景如画的护城河公园，爷爷像我的守护神紧跟我后。我想做追风少年，我把车骑得飞快，衣服被风吹鼓起来的感觉很棒，爷爷有点跟不上。到了！到了！我一阵欢呼，脚下使劲，一个下坡，我的小车哧溜溜地冲向桥栏，我已慌了手脚，无措地顺其自然，可怜弱小的我在速度的驱使下被抛越栏杆，生生地坠入河中。爱我如命的爷爷拼命地追赶着快速冲撞我的小车，想拦住车，救下

我，可终究慢了一步。当我落水的刹那，似乎看见我亲爱的爷爷一步一步不停地跳进了河里，捞起我，托着我，等来在河边垂钓的好心人伸手施救，他才体力不支地恋恋不舍地放开我，沉入那该死的河中。我恐慌的眼眸里好像看到最后刹那爷爷的眼角有泪，唇边有笑。因为舍不得我？因为救了我？我心痛，很痛！我惨白着脸，四处张望，爱我护我的爷爷您在哪里？在哪里呀？不要离开孙儿，孙儿离不开您。而此时的湖水平静如镜，连微澜都不曾有。我最亲爱的爷爷不见了，被可恶的河水圈起来了。

应该是有好心人报了警，我无神疲惫的双眼里看到了一波又一波穿着救生衣的警察走近了。我的眼里有了光，他们是来救爷爷的，爷爷有救了！然而我有点迟钝的双耳还是听到了围观群众说，爷爷沉下去快半小时，肯定没救了。嘈杂的人声终于淹没了我的意识——我昏死了过去。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梦里有爷爷在，他不厌其烦地陪我捉迷藏，故作傻样地让我一次次抓到他，在我咯咯地乐不可支的笑声里哭；他一次次地包容我的耍赖和任性，不顾

记住别人的好

□ 刘加莹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时常告诫儿孙们：“人要知道好歹，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也要去对别人好。”

她还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生活困难时期，一天中午，她照例煮了一锅野菜，起锅的时候才发现盐罐子空了。白水煮野菜，如果再没有一点盐味，就更难下咽了，她只得去找隔壁邻居赊借。

那时大家都很穷，邻居把盐罐子拿出来，搜搜刮刮就大半勺子盐，全给了她。母亲很感动，第二天去还盐时，还特地多给了人家两勺子。母亲说，如果没有邻居家的那勺子盐，全家老小那天就要饿肚子。多少年过去了，母亲说的话、讲的事，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几年前，好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县城小厂搞宣传。一次，他写了一篇稿子，自我感觉不错，决定送给省城一家报纸，不巧半路上下起了大雨，他又没有带雨具，全身上下被浇得透湿。

当他战战兢兢地走进报社编辑部办公室时，一位正在伏案工作的中年编辑看到他，先是一愣，问他怎么被淋成这个样子，然后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便不吭不声地走出了办公室。他不知所措，又不情愿离开，就站在原地等着。

一会工夫，中年编辑回到了办公室，把新买的一套蓝色运动衣裤塞到他手中，说了一句“赶快换上”，又随手带上门，走了出去。他就在中年编辑的办公室里换上了这套新衣裤，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后来，中年编辑坐下来和他谈稿

子，首先给了很多鼓励，然后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叮嘱他以后的稿件可直接邮寄到报社，人就不要再专程来送稿子了。

在临离开的时候，他千恩万谢要付买衣服的钱，中年编辑淡淡一笑，说他来省城一趟不容易，衣服也不值钱，执意不收。他就老师长老师短地问尊姓大名，中年编辑淡淡一笑，没有作答。因此，他至今都不知道这位中年编辑姓甚名谁，还在不在报社工作了。

这个故事他先后向很多人讲过。多年以后，好友在向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眼睛仍然是湿润的，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在今年春节的一个饭局上，一位同事谈起了自己的师傅。他的师傅现居住在东北的一个城市，二十多年了，他每隔两三年就要专程去看望一次。每次去，师傅和师娘都特别高兴，总是要把孩子们叫回家，拿出好酒好菜来招待他，一家人像过年过节那般热闹。

同事说他十八岁进汽车厂当学徒，师傅是电焊班的班长，工作非常认真，技术好，但脾气也大，对徒弟们要求很严格，对他好像更加苛刻，有一点错，就会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他、骂他，一点情面都不留。

一次，他在焊装一个车子的门把手，师傅检查时发现焊接点有“虚



泡”，他刚想解释两句，师傅就劈头盖脸地一顿“剋”，并指着他的鼻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认真劲儿，干啥事都扯淡。”他当时感到很委屈，心里恨死了师傅。后来伙伴们告诉他，“别看师傅表面对你怪狠的，其实对你最偏心，经常在背地里夸赞你小子有前途。”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地地悟到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做人干事没有“认真劲”不行。后来他到过很多单位，也经历了很多岗位，现在已经成为一名领导干部，他说这一生中最要感谢的就是师傅，是师傅的“认真劲”指引了他，雕琢了他，也成就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遇见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无时无刻不在与人打交道，记住别人的帮助，记住别人给予的温暖，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学会感恩，学会包容，同样也去对别人好，心理才能更加健康，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刘加莹：安徽省第四届、第五届文联委员，省作协会员、摄影家协会会员，有千余篇新闻、文学和摄影作品在省以上报刊发表。）



忙碌不应成为父爱缺失的借口

□ 吕栓

最近，新闻上的一连串事件让人看了心痛不已。

先是河南许昌的一位母亲因家中失火，情急之下扔下被单，将自己的一双儿女从五楼扔下，最终孩子受伤，母亲身亡；接着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在小区泳池里游泳，妈妈就在旁边陪同，遗憾的是妈妈一直在玩手机，直到孩子溺亡沉下水时才被发现；另外湖北黄石的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儿女和两个侄子到长江边戏水，结果消失在茫茫江面；北京的一位母亲带着一对8岁的双胞胎女儿到青岛海边玩耍，由于玩手机，导致两个孩子意外溺亡；还有陕西泾阳的一位女士下车买油糕时，忘记拔电动车钥匙，站在电车站板上的2岁孩子拧开钥匙，车子飞一般地撞倒了油锅，满满一锅热油直接浇在孩子身上，现场惨不忍睹……

对于事件中的妈妈们的，有人安慰，有人同情，也有人谴责，但我们试想一下，假如爸爸在什么情况会怎样？

我想情况一定会好很多，至少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伤亡代价吧。因为父亲在教育孩子上，比妈妈更有谱。首先，父亲一般都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动脑做事，而母亲则喜欢帮孩子代办一切；其次，父亲对孩子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会强硬拒绝，而母亲则会心软答应；再次，父亲喜欢运动，带孩子适当地玩些冒险游戏，例如：荡秋千，攀岩，爬山，蹦床，游泳等，这样孩子在面对危险、突发事件上更能妥善应对。

可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父亲能做到这些呢？爸爸们总是说自己很忙，忙着挣钱，忙着养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正是因为父爱的缺失才使得本就脆弱的生命变得如此地不堪一击！当生命不再时，其它的一切都是浮云。《圣经》云：“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我国近代，有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也是一位大忙人。忙着参加戊戌变法，忙着公车上书，忙着推动君主立宪，忙着支持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的每一次新的变革，他几乎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从来都没说过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亲自探望、护理，孩子平时穿什么衣服，他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女孩子衣服的花色，他都会提建议。他一生共写了400多封家书，根据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鼓励和指导。在他的教育下，9个子女全部成才，并无一例外地回到祖国效力，他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父亲。他就是梁启超先生。由此可见，忙碌不是借口。

有人说：“最失败的家庭教育，是有一个包办一切的妈和一个啥都不管的爹。”希望天底下的母亲们放放手，让自己的老公也带带孩子；而爸爸们也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多抽点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吧！毕竟，教育好孩子是两个人的共同责任。

（吕栓：《南方都市报》签约作家，《简妙作文》全国连锁南阳培训机构高级讲师。）

年老体弱甘愿做我的坐骑，驮着我在家里爬行转圈，看我兴奋地手舞足蹈，他偷偷地擦着额头的汗水满足得乐了（很多人说，这应该是爸爸陪儿子干的事）；我是男生又皮又淘，还喜欢上了舞枪弄棒，爸爸忙着他的事似乎总也没有时间陪我玩儿，可是我亲爱的爷爷总是“在线”。我让他做我的敌人，一会他便被我打得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让我充分感受胜利得喜悦。我让他做我的盟友，他便督智骁龙，足智多谋，一会便能陪我玩出诸多花样……

我有点娇气，吃饭挑食，这便难为了我亲爱的爷爷，于是他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一次吃不多，不厌其烦地给我少吃多餐，因为有爷爷这样地精心呵护，我倒也长得眉目清秀，白白嫩嫩，惹人爱怜。

我喜欢热闹，爱看风景。爷爷用他粗糙却温暖的大手牵着我爬过小山，逛过公园，跨过河流，走过东街，穿过西巷，引着我把眼睛把头脑袋装满。

我也有喜欢静的时候，静静地看爷爷给我买的各种画本，知道了孔融让梨、凿壁借光、司马光砸缸、卧冰求鲤等种种的故事和很多的道理。此时的爷爷总是静静地坐在我的

身旁，随时回答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么耐心，那么慈祥，是幸福的模样。……

我真该死！那个初秋的早上我为什么不静静地看爷爷买的书？！我为什么要想到桥上吹风，看风景？！爷爷以他毫不犹豫的死，换回我稚嫩无知地生！我的心又痛了，痛醒了我。我睁眼环顾，一屋子的人，唯独没有我亲爱的爷爷。

那个初秋得早晨，我还不满六岁，爷爷用他的死换回了我的生，从此我便没有了爷爷。

打那以后，整个城都在传诵爷爷以死救孙的故事……

（唐朝媚：中学高级教师，业余从事创作，在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上发表作品多篇。）

